

# 戰時的漢文期刊

文／蔡蕙頻（國立臺灣圖書館編輯） 圖片提供／國立臺灣圖書館



▲《詩報》復刻版。

◀《風月報》仍免不了呼應戰爭時局的内容。

如果走進日治時期的書店，將會發現當時的書籍刊物相當有趣。當時，有很多名為「報」的期刊，乍看讓人誤以為是報紙，其實更像是期刊。而這些刊物的發行時間也很有意思，除了今日常見的週刊、旬刊、雙周刊（半月刊）、月刊、季刊之外，也有循日期規律發行的刊物，其中最知名的就是《三六九小報》。

《三六九小報》是1930年在臺南創刊的文藝性刊物，因每月逢三、六、九號發行而得此名，直到1935年9月停刊為止，共歷時五年，發行479期。編者言，其名「小報」，乃是因為當時「諸大報社。到處林立。觀其內容。莫不議論堂皇。體裁冠冕。」因此「特以小標榜。而致力托意于談諧語中。諷刺于荒唐言外。」而其報刊版面較一般逐日發行的報紙窄小，以及其欄位設計、文章風格，都充分表現出它與報紙強調時事傳達與訊息更新的功能不同，《三六九小報》的內容包含笑話、

文苑、小說、雜俎、藝評，亦有臺語講座、食譜、謎語、格言等專欄，內容繁多。它的編輯群以臺南文人作家為主，往南北輻射到屏東、嘉義一代，使得這份標榜通俗的文藝刊物充滿府城味。《三六九小報》被認為是1930年代前期臺灣第一份、同時也是最大的漢文通俗雜誌。

《三六九小報》受到讀者的熱烈回響，其發行模式啟發了雜誌《風月》在1935年的創刊。《風月》的主筆為謝雪漁，該刊在內容上同樣強調「維持風雅，鼓吹藝術」，也循《三六九小報》的發行規則，在每逢三、六、九號出刊，可說是《三六九小報》的臺北版，但事實上內容也多有介紹藝姍名妓、騷人韻事的篇章。可惜因經費問題，發行僅近一年，出刊44號之後停刊。1937年7月改名《風月報》再發行，不只開數也較過去略小，內容更加強調文藝性，刪除風月篇幅。該誌以《風月報》之名再出發時，臺灣已於同年4月停止報紙漢文欄的出刊，作為臺灣少數能以漢文持續發行的文藝刊物，《風月報》匯聚了臺灣文人的創作能量，刊載許多膾炙人口的小說，如阿Q之弟（徐坤泉）的《新孟母》、吳漫沙的《桃花江》、《花非花》、《黎明之歌》等，作者直接在刊物上回答

讀者的提問，或是延請知名畫家為小說繪製插畫、為連載小說創作主題曲，都增添了《風月報》的娛樂性與藝術性。

1941年6月，發行第133號的《風月報》再度改名為《南方》，直到1944年1月出刊的第188期為止，第189期之後復改名為《南方詩集》，惟僅發行2期後終刊。

《詩報》為漢詩雜誌半月刊，自1930年10月起由「吟稿合刊詩報社」發行，依目前所見，最末期發行於1944年9月，它較《風月報》更早發行、更遲終刊，且謝雪漁、魏清德、林幼春、傅錫祺、施梅樵、洪鐵濤、張純甫等知名的傳統文人，都列名《詩報》顧問，是戰時維持漢詩發展之不墜的主力刊物。《詩報》主要刊載漢詩作品，也介紹全臺各詩社的活動情形。2007年，承黃哲永先生的促成及龍文出版社的刊行，發行期歷時14年，在戰時維繫漢詩發展的《詩報》終有復刻版問世，對研究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學發展，有莫大助益。

至於《孔教報》及《崇聖道德報》，也是戰時少數的漢文期刊。《孔教報》創刊於1936年10月，目前可見的是至少發行至1938年12月，由傳統文人施梅樵主持，旨在闡揚「孝弟忠信，禮義廉恥」之禮教倫常，亦有漢詩、小說、雜著及文苑的篇幅。《崇聖道德報》則於1939年1月由臺北崇聖會創刊，同樣以道德勸化、宣揚孔教思想為發行主旨，



▲《孔教報》創刊號、《崇聖道德報》創刊號。

並刊登少量文學作品，為了推廣之，該刊甚至免費贈閱。館藏自創刊以來至1942年12月第46號。

另外，還有一部戰時純中文的新文藝雜誌《南國文藝》，1941年12月在臺北發行，發行人為林為富（林荊南），該刊內容廣納外國小說譯作、小說創作、漢詩、論說隨筆、作家短訊及回函等，可惜它僅發行一期就遭禁刊，因此經常被人遺忘。

綜觀上述期刊，其之所以能在戰時仍然持續以漢文刊行的原因，不外乎是通俗雜誌在戰爭籠罩的社會中所發揮的娛樂作用，以及與政治無涉的文藝宣言。當然，這些漢文期刊一定程度的肩負了維繫漢學發展的功能，以及發揮了戰爭體制下穩定在地社會秩序的作用，例如《詩報》刊載其發行主旨「本報非營利目的」，而是由於「學校已廢漢文。書房不容易設。鼓舞漢文惟詩社詩會可以自由。固不可無發表機關」；《孔教報》、《崇聖道德報》鼓吹倫理道德的價值觀，從統治者的角度來看，更是百利無害。

然而，即使這樣「無毒」的刊物，仍然屈服於官方之下，《風月報》轉為《南方》後多了時局的氣息，《崇聖道德報》也曾出現「策應皇民化」之語，更不用說林荊南在唯一一期的《南方文藝》上如何駁陳在戰爭時局下維繫漢學的重要。只能說，正因身逢戰爭，漢文期刊能夠突破重圍地持續發行，更顯難能可貴。